



银河落九天

◎陈顺源

今天是我的生日

◎宋继高

2023年8月13日,农历六月二十七,是我的生日。我一般都是忘记的,为查一个日子,我注意到了。

以前,母亲在世时,我生日这一天,她老人家都会让人打电话提醒我。后来,她自己会打了,一大早,她就自己打。通常就是这样几句话:“纪元(乳名)啊,今天是你的生日,记得吃碗面,不要声张,不要破费人家。在外,处处都要当心,身体健康最要紧。”

现在,母亲走了,几乎没人提及我的生日。我平时在闲谈中,常对妻子和女儿说,我不过生日,你们也不要为我过生日。你们记不得更好,即使记得,只当记不得,不要告诉我,就让我忘记,你们也要学会忘记。这样,久而久之,忘记我的生日,不为我庆生,已成为我身边亲人的习惯。

可母亲总忘不了。儿行千里万里,走不出母亲的目光。在母亲的字典里,恐怕没有比记住儿女们生日更重要的事。这不是因为“儿女生日,母亲受难日”这么简单,更主要的,母亲认为这是她的责任,她有责任提醒儿女,今天,你过生日,你又长了一岁,要更懂事,要进

步,更多担当。

都说父母是儿女的启蒙老师,父母的言行对儿女们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,母亲再平凡也是伟大的。我认为,我的母亲,不仅伟大,更可称之为英雄豪杰。这一点,在去年的《西乡情韵》中,文龙先生的长篇连载《陈伯盛之死》和我的《陈伯盛之问》《梦中南园》《关于留言的总评及其他》,我弟继明的《我也留个言》以及我外甥所写的《心香一瓣忆外婆》等文章中,都有详细披露,就不再赘述了。今天,借我生日之际,再讲两件小事。

邻人因借债要闹上法庭,我母亲问,多少钱?邻人说,两百块。我母亲转身进里屋,拿出两百块,往邻人手上一塞说:“这不就解决了,邻舍家边的,打什么官司?邻居好,赛金宝,你们今后要处处好。”这件事,被乡邻们传为佳话。

邻居丁大妈,为田地界址,恨不得与我母亲闹了一辈子。可她病了,不能动了,子女忙,顾不到她了,我母亲,一个70多岁的老人,几乎天天为她送茶送饭,一直照顾到她临终,乡邻无不敬佩。

母亲是一本大书,母亲的故事

说不完。以至于直到今天,我这个算是善于舞文弄墨的人,都不敢轻易动笔写我母亲。我怕写不好、写不像、写不透,其实是,任我怎么写也写不尽啊!我与我的弟妹们记得最牢的,就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那些话,母亲去世后,我把这些话,称之为“母亲语录”。

母亲说“跌个跟头抓把泥”,意为时时都要努力,不能空手而归。母亲说“求人不如求己”,勉励我们要自强。母亲说“一块钱用掉九毛九,拍拍口袋还说有”,告诉我们做人要大气。还有什么好食物“给人吃,香四方,自己吃,臭屎缸”,是说做人要舍得给予。

太多了。此生若有能力写我母亲,一定是长篇巨著。但我至今还未敢下笔。

这篇小文一出,更多人知道了我的生日。但我还是希望你们选择忘记,我也忘记。因为我不过生日,不问今夕是何夕,只问今天收获了什么?活一天,学习一天,拼搏一天,奋斗一天,成长一天。是牛,拴在桩上也是老;人,不干活,也要死,不如好好干活,人生短暂,吾将上下而求索!

玉兰一瓣

心生幽凉

◎萧萧

三伏后,在烈日下挨着难忍的烘烤,是骑电瓶车的芸芸众生心头的痛。仿佛一场赴难,心不愿又逃不脱。尤其,等待红绿灯信号翻绿的时间,变得异常漫长与恐怖。很自然的,靠近红绿灯路口的树荫,成了短暂纳凉的香饽饽。

只有这时才愈发感到树木的重要。苍翠树木们,对于人类不仅是生态的组成部分,它们蓬勃枝叶张展的阴影,就像一只沁凉手,瞬间抚摸焦躁的心,让世界清凉片刻,让一尾鱼窜回水底。好几次,接近那个路口时,早早望见红灯却是惊喜的,因为又可以躲在那株枝繁叶茂的枫杨树下,欣赏它遒劲的枝干,看并不凉爽的风,摇曳它垂挂下来的翠绿的叶穗。

不是每个路口,都有令人欣慰的蓊郁荫凉。这时,就连路牌投射

下的窄小、斜方的一点影子,都显得那么可贵。有一回,恰巧和另一位“蒙面之人”一同挤在路牌的阴影下,我和他紧靠,狭窄影子只能挡住骄阳照耀在我们脸上的一小部分;想到我们同病相怜,我竟不由对他笑了一笑,而这位仁兄大概是觉得我有些异样,侧目看了我一眼,依旧无动于衷。

除了树荫外,路口高耸的大楼下也是绝好躲避处。平日不太注意的楼宇,此时用庞大阴影遮住灼灼日光,阴凉感一下袭来,抬头看见高楼外墙上闪闪的四个大字“××大厦”,心中顿觉其伟岸高大,好感如潮。真是英武帅气,绝世好楼。

树荫资源终究稀缺,往往需眼疾车快,甚至离路口还有很远,人已伸着脖子去看是红灯还是绿灯,早早规划是抢过绿灯呢,还是在红

灯亮起时找到一小片薄薄树荫。有时,我觉得自己像一只争食的鸟儿,有失风度;不就是一小片树荫嘛,让就让了,怎能丢了分寸。

那天,跟坐在电瓶车后的女儿说:“说不定哪一天树荫值钱了,一片树荫卖五块!”女儿笑我:“这么贵?我看一块钱还差不多!”哈哈,一元钱的树荫,也行。

如果错过了抢过绿灯的时机,那是最难挨的,必定要待在毫无遮挡的路口忍受烈日凶猛的炙烤。这时,别无他法,而我的秘籍,是从游览记忆中找寻出一汪幽潭,想象自己全身浸润其中。于是,一股凉幽幽的寒气就升腾而起,慢慢安抚着燥热的身心。

我闭了眼睛,享受虚空幽凉。“喂,你走不走……”身后喧嚣响起,有人焦躁与恼火地冲我大喊。



韭菜

◎低眉

灯下漫笔

韭菜是一种有气力、有姿态的植物。韭菜的气力体现在腰杆上。起先很有一种挺拔,长着长着就柔软起来。碧绿狭长的叶子,连带着柔软腰肢,一顺着伏在地上。一行,一行,丛生菜畦。很美,很乖顺,却又充满生命力量,泛出润的油光。一种柔软而壮美的存在。韭菜是探春式的,美而有力。

韭菜叶子,修长,可入画,看起来像个淑女。不会使人想起,这也是一个味道辛烈的家伙。

“韭”是一个依托象形字。源自割后可重生的山韭菜。下面一横,表示地面或齐地面切割。沆漚一气的“漚”,是一个以韭为基本字根的会意字,表示揉搓或撒盐后韭菜出水。

韭菜是一种古老食物。最早的起源,可追溯到造字的商代。而从文字里可发现的奥秘是,揉搓或撒盐,亦是古人食韭方法之一。

古人还特为割韭,造出一个“𪎭”字。表示不论粗细,将所有山韭菜都齐根割下。由此又新造了歼灭的歼,繁体写作“𦍋”。像将所有的山韭菜都齐根割下来一样,将所有的敌人都消灭。

割韭菜,仿佛是一种结印似的,明晃晃昭示在中国文字的经幡里。

其实韭菜不能瞎割的,这是一种有气性的植物,会被气死的。无论壮瘦,不能跳了去割。一跳,就越长越衰。有气无力,这韭菜就败了,被气死了。

这只是民间的说法。科学的说法应该是,两刀韭菜之间,至少要长十八天才成熟。割韭菜,必须间隔十八天以上,这就是“满刀”。不满刀的韭菜,割了将会节节衰退,最后有本事细成草。就算把它割下,握在手里,哪里是握着韭菜呀,简直是握了一把草。

秧韭菜,也有按行,也有按塘,一行一行地栽,或一塘一塘地栽。也可以分棵,分一点到新的塘里去,继续发力。

春天,三月,清明前后,移栽韭菜的好时光,也可以下种子。韭菜的嫩叶会从行子里发出来。秋天,八九月的当口,也可以移植韭菜。

春韭是有滋味的好物,尤以清明前头刀韭为最。冬日里所有蛰伏与深眠的力量,都蕴含在头刀韭的温阳气息中,食韭可以升阳。

秋韭菜吃也好吃的,总归辛烈了些。收尾的最后一刀秋韭也很嫩。也不能吃太晚,要留一点时间给它再长一段,来年才不会伤力。

秋韭如果不割,就会长出韭菜萁。出韭菜萁是在立秋后。韭菜萁其实就是韭菜花茎,一开始是嫩的,可掐来吃。

韭菜萁如果不掐,再老些,就开花了。白花。渐渐就结籽。韭菜籽,三角形,两头尖,黑的,比小麦小。

韭菜越冬最好要盖。黄豆荚盖在韭菜畦里最好,保暖,肥地,来年会有好收成。也有人家躲懒,不给韭菜盖被,来年韭菜照样发,不十分发旺就是了。

也有育韭芽的。育韭芽,纯粹靠壅。准备育韭芽的韭菜,性子要稀。霜降前后,用泥壅在韭菜的根部。韭菜叶子只露一点头,长一点,壅一点。再长,再壅,真是个劳碌交易。

而其实,适合育韭芽的韭菜,和本韭菜还不同,这是一种另外的韭菜,耐寒品种。它有个名字,叫“冬来青”,没有本韭菜香。叶子,比本韭菜宽。叶面阔。冬来青要是长得壮的话,像菖蒲。